

难忘的岁月 永恒的记忆

——我市教师回忆求学时期的自立自强故事



辅导

(本报记者 王万礼 摄于罗江天池村小学)

难忘当年求学路

·开江中学实验学校/吴向阳

我读书那阵,家里很穷,常常为了书学费,全家人焦头烂额。

小学毕业,我以优异成绩到离家很远的一所县城初中学习,并开始在校吃饭。吃饭时,因为没钱买饭,大多数时候我只能吃从家里拿来的煎饼和咸菜。

吃得不好我可以忍受,但没有书看却受不了。所以很多时候,我会去找点课外书看看,但是我们家很穷,买书是不可能的,怎么办呢?记得那时的我除了会找老师和同学借以外,还会利用空闲时间到大街小巷捡废品,把换来的钱拿来买书。每次得到一本新书都好像如获至宝,孜孜不倦地读。也是在那段时间,我认识了鲁迅、高尔基、雨果等一系列著名的作家,给自己贫瘠的思想注入了新鲜的活力。

上高中后,我离家更远了。每次回家,为了节约坐车的钱,来回40多公里

的山路,我总是走路回去。在我的印象里,我高中三年从来不吃早饭,因为没钱吃早饭。课间,同学们出去玩,我就留在教室里做练习题;晚上,在昏暗的灯光下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门作业。也正是因为这些努力,我才能一直取得不错的成绩,直到现在都为之欣慰。

大学四年,我是在起伏波折中度过的。从曾经的优秀三好学生,到轻狂无知的莽汉,再到最后成为真正有追求的学子,我想正是有了这些心理的转变,才会使我现在变得更成熟。在这四年里,我利用课余时间兼职工作,用自己的劳动为家庭减轻负担,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肩负的责任,也明白了为人父母的不易;在这四年里,我从来不敢谈一次恋爱,因为怕花钱。我从来没有花钱看过电影,除了免费的。我的青春就是在这样的经历中度过的,有过坚持,有过悔恨,有过

自卑,有过欣慰,有过放纵自私,有过年少轻狂,但最终都变得理智淡定,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。

岁月沧桑,走过的路历历在目。现在回想起来,曾经有多少个夜晚我在不眠中度过,又有多少个夜晚泪水湿透了枕巾。所有这些一直萦绕在我心头,成了生命中永不褪色的记忆。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工作,有了自己温馨的家庭,有了根本性好转的生活,我时常感叹:人生虽然短暂,但只要我们不虚度年华,不浪费有限的时间,我们就会有能力创造业绩,就会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!

我的求学经历,只是众多农村孩子的缩影,但它却时常成为我工作、学习的动力。所以,我仅希望,我今日所说能对各位读者朋友产生积极的作用,能给更多的孩子一丝启发。



暑假里,不少学生纷纷报读书、书法、美术、音乐、游泳等兴趣班,既丰富了假日生活,又培养了兴趣特长。图为学生在进行汇报演出。

(本报记者 王万礼 摄)

父亲为我挣学费

·宣化县新华镇中心校/余志娟

体温的20块钱,递给母亲。母亲用小手绢包好,小心翼翼压在床板下。

“还差100块”。

“还差80块”。

父亲每天回来,都这么欢快地冲母亲和我喊叫着。他不知道的是,因为没交学费,他的孩子已经开始逃学了。

逃学的秘密是被老师揭穿的。一天晚上,善良的女老师来到我家,问父亲为什么不让我上学。疲惫不堪的父亲大惊失色,扭过脸来盯住我,眼睛里喷出的无名怒火似乎要将我吞没。送走了老师,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,一步冲到我面前,将我把摁倒在板凳上,随手操起一截篱笆条,半天才憋出一句“畜生”,然后篱笆条铺天盖地砸了下来。

“你老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,你他娘的还想做个睁眼瞎不成?”父亲一边打,一边不停地训斥着我。

我咬着牙,不管父亲如何抽打,就是不吭一声。这种无声的反抗更加激怒了父亲,篱笆条打断了,他解下皮带准备继续打,母亲拉着他的手苦苦哀求,他才住了手。

当天晚上,半夜了,我听见隔壁房间父亲在伤心地呜咽。我当时很恨他,觉得他很心,不理他,慢慢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父亲如往常一样去了工地后,一连三天没回家。这可把母亲吓坏了,她抓住我的手说,“孩子,该不是你爸想不开吧……”我急忙安慰母亲说:“不会的,

不会的……”可是我心里也开始害怕了,于是决定第二天去工地上找父亲。

当天深夜,我被一阵轻微的声音惊醒了,睁开眼,只见父亲在昏暗的烛光下很兴奋地对母亲说:“孩子他娘,这次有个小工生了病,我就顶了他的晚班,一天开两班就能得40块钱了。这不,我连干三个通班得了120块钱,我闺女不仅有了学费,还能给她买上好些文具呢!”

父亲说完,狼吞虎咽地扒着母亲刚热的冷饭。然后掏出一盒药给母亲,“给女儿敷上吧,上次把她打疼了。别说是我买的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,我趴在床上,泪水夺眶而出,把整个枕头打湿了。

走村串户卖冰糕

·达川区平滩镇中心小学/陈易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在大竹师范求学。放暑假了,对于家境贫寒的我而言,决定去卖冰糕,挣点钱帮助一下家里。有了想法后,还得有冰糕箱(那时冰糕都装在冰糕箱里,木制的,里面有层泡沫)才行。在么姑父的帮助下,我借到了一个冰糕箱,再从大姐夫那儿借到自行车,经过一番收拾,我开始卖冰糕了。

早上五点多钟,我骑车拉着冰糕箱向街上生产冰糕的工厂驶去,批发冰糕。到达时已经有十来个人等着了,老板只问了我是新来的吗,便不再问。轮到我了,一位好心的大哥问我会装冰糕吗,我摇摇头,他打开我的冰糕箱盖,告诉我,“下面先放冰糕,注意棍棍的方向,不然装不了多少个,还容易化。上面再放几个雪糕,雪糕上面还要放几层冰糕,不然雪糕就化了……”在他的指点和帮助下,我终于装好了一百个冰糕、十个雪糕。

当天太阳很给力,我就守在靠街道入口不远的桐子树下,毕竟那儿的地盘是我们生产队的。只要一看见小孩子过路,便马上大喊“冰糕、雪糕”,因为大人一般舍不得花五分钱来买冰糕,但小孩却非常喜欢。还未到中午,我就将一箱冰糕雪糕卖完了,回到家,我慢慢清理那蓬蓬松松的半书包纸币。扣除本钱,当天竟挣了3.6元,真是开张大吉。

一天中午,我到临近的大竹安吉去卖冰糕。一个卖日杂货的老板看见说:“小伙子,冰糕卖完没有?”我摇摇头,正准备继续向前走,他问我拿一把小梳子换一块冰糕可不可以。当时一想,反正冰糕没有卖完,化了更不划算,就同意了。看来那个老板也太聪明了,自己的梳子不好卖,就拿来换冰糕吃。

那个暑假,对于我来说,希望天天大太阳,这样买冰糕的人才会多。虽然一个暑假让我的皮肤更黑了,还曾晒脱过皮,但我感觉自己更不怕晒了。有时在街上卖不完,就背着冰糕箱走村串户,一边走一边大吼“冰糕、雪糕”。

自己虽然在卖冰糕,但基本上舍不得吃,因为这是要卖钱的。我们一般都是在冰糕厂批发冰糕时,免费吃一些,老板一般不会计较。

那个暑期,我一共卖了27天冰糕,除去生活开支,交了1.5元的工商费用,最后还剩81元,正好每天挣3元。下期交学杂费一共68元,开学时,我没有从家里拿一分钱,就自己上学了。

逝去的时光是不会回来的,能留住那份经历才是岁月的精妙。

夏日年年来临,当年走村串户卖冰糕的情景,记忆犹新。

农村娃想要出人头地,读书是最好的选择。然而贫困,又常常成为横亘在他们前行路上的拦路虎。

2001年秋天,我收到大竹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时,用喜悦参半形容当时的心情最为恰当。作为农村娃,能去读师范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,可通知书后面缴费清单上赫然印着的3700元这个数字,无异于给一贫如洗的家庭来了一次雪上加霜。但是父亲很坚决,说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去读书。

就这样,带着各种复杂的心情,我走进了校园。

然而父母实在是拿不出多少钱,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,我尽量节衣缩食,但每天的各种费用也要10块之多。怎么办?经过一番盘算,我开始了周末擦皮鞋的行当。

周末到了,我背上背包,在大竹县城转悠,找准地方摆好摊,然后拿出我最爱的武侠小说阅读。有人来了,在我安放的小凳上一坐,我立即放下书认真擦起来:我先用清水清洗鞋面,然后用抹布擦干,再上油,稍微歇息,最后用绒布有节奏地摩擦,直到客人的皮鞋光可鉴人,我才满意地停下来。这时,客人总会给我一个会心的微笑,然后递给我五毛零钞。我将钱接过,小心地放进内衣口袋,然后继续看小说。

一次擦鞋中,我把擦鞋水溅到了女客人雪白的袜子上,当时我惊恐极了,嘴里不停地对不起,抬起头脸颊通红地望着她,乞求谅解。那位客人没有任何表情,我心扑通扑通跳着,心想这次肯定闯祸了。这时,她悠悠地摘下遮住半边脸的墨镜,嘴里挤出两个字:“擦吧!”我如蒙大赦般,更加仔细、更加专业擦起来。我偷偷地用眼角余光观察,瞥见她的脸上没有愤怒,更像是一种享受,于是,我更加卖力地擦起来。“孩子,你在读书吗?”她问我。“是的,我在师范校读书,周末才上街擦鞋。”我埋着头,一边擦一边回答说。她听了,轻轻地叹了一口气,结束时硬塞给了我5元钱。

我的顾客以学生居多,他们大多和我认识,有的甚至是我同班同学,老师也常常来照顾我的生意,慢慢地,我的生活问题算是解决了。就这样,我在大竹师范度过了充实而幸福的两年。

后来,我干了很多挣钱的行当,但那两年在大竹擦皮鞋的经历,让我永生难忘。

周末上街擦皮鞋

·万源市庙子乡中心小学/蒲松廷